

中医教学

“火郁发之”的运用

薛伯寿¹ 讲述 薛燕星² 整理

主题词 郁证/中医药疗法;④ 火郁发之

中医认为,气机升降出入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。《素问·六微旨大论》曰:“升降出入,无器不有。故器者,生化之宇,……无不出入,无不升降。”又曰:“故非出入,则无以生长壮老已,非升降,则无以生长化收藏。”在生理状况下,五脏藏精气而不泻,六腑传化物而不藏。升清降浊,营卫通行,气煦血濡,经脉和畅,以保持着阴阳的动态平衡。一旦外感六淫、内伤七情、饮食不节造成气机失常,壅滞不通,郁结不舒而导致诸郁证。正如戴思恭所说:“郁者,结聚而不得发越也,当升不升,当降不降,当变化者而不得变化也。”“火郁”一证,最早见于《素问·六元正纪大论》,此后,《丹溪心法》所论“六郁”中又有“热郁”之说。但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,前者多指六淫外袭表郁化火,而后者则多由七情郁结内伤肝郁化火。

对于郁热,《内经》早已提出“火郁发之”的治疗大法,张景岳具体解释说:“发,发越也,故当因势而解之,散之,升之,扬之,如开其窗,如揭其被,皆谓之发。”此论发挥经旨,深得要领。简言之,“火郁发之”就是因势利导通过宣发郁热,既可透邪外出,又可散热降温,以达到气机开合升降协调,恢复阴平阳秘。

内伤“多虚”,然朱丹溪创越鞠丸(香附、川芎、苍术、神曲、梔子)主治六郁,气血火之郁多责之于肝;湿痰食三郁多责之于脾,肝脾郁结为本,非补药所能调,当三思求本方效。肝为刚脏,内寄相火,体阴用阳而喜条达,故肝郁化火最为多见,七情郁结化火诸证,治疗当宜疏肝解郁、调和气血,可选丹梔逍遥散加减,则标本兼治可提高疗效;李东垣《兰室秘藏·杂病门》创火郁汤(升麻、葛根、白芍、柴胡、防风、甘草、葱白),治心火下陷脾土之中,郁而不得伸,五心烦热。蒲辅周老先生善用此方加枳壳、梔子治内伤杂病低烧,若用滋阴降火则反难见效。

本文主要阐明外感热病火郁发之之意。四时之气而言,君火、相火各有主时,但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皆可郁

而化火,温病,尤其温疫每多伏火之证,尚有毒甚为火之说。灵活运用宣透,掌握火郁发之,实为提高外感热病疗效的奥秘。

1 太阳病火郁发之的广泛运用

《伤寒论》大青龙汤证为外寒郁闭极重,而里热已起:“太阳中风,脉浮紧,发热恶寒,身疼痛,不汗出而烦躁者,大青龙汤主之”;若寒邪郁闭太甚,正气被遏抑过重,或时间较长,紧极转缓,闭极则弛,身疼变身重,烦躁亦可转沉静,类似于但欲寐,而必然有发热,脉浮主表,缓为紧数有力之变,反应正气被遏而矣,非微细也,脉证皆异上述条文,“伤寒脉浮缓,身不疼,但重,乍有轻时,无少阴证者,大青龙汤发之”。透过现象求本仍为重证、急证寒郁化火,无少阴证,故直言发之,发之较主之病情更为紧急,为“火郁发之”的典型条文。至于上条言中风脉浮紧,下条言伤寒脉浮缓,诸注家难明,若明皆为大青龙汤之脉证,前条寒邪表郁重,正气亦盛,脉证皆为病本真实反应,标本一致;后条表寒郁闭更重或已久,正气被遏严重,然非少阴证。前条病情相对较轻,显示阳证;后条病情甚重而急,类见少阴而实异于少阴,故此处中风,风为阳也;伤寒,寒为阴也。即大青龙汤证,有阳证与假阴证不同临床反应,从中必须领悟到轻重缓急而矣。大青龙汤两种脉证,临床中皆可见到,善用者疗效极好。

麻杏石甘汤为外寒郁闭,肺火炽甚之方,《伤寒论》“汗出而喘,无大热者,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。”喘咳,有汗不畅,“无大热”是体表触之热虽轻,因表有汗,然舌红、面赤、烦渴,喘憋不宁,肺火已炽甚。本方与大青龙汤证寒闭、郁火标本有异:大青龙汤证外寒郁闭为本、郁而化热为标,故倍用麻黄而配桂枝宣透寒闭为要,佐以石膏兼清里热;麻杏石甘汤肺火炽甚为本,兼有表寒郁闭,故重用石膏清解辅以麻黄宣肺透邪。

麻杏石甘汤,为肺炎辨证运用之效方,蒲老亦善用。小儿霍某患左下肺炎,鼻煽咳喘,舌略红苔薄白微黄腻,脉浮滑数。余先仿师用麻杏石甘汤加桔梗、前胡等,然未取效,喘憋加重,目如脱状,蒲老云:《金匱要略》“咳而上气,此为肺胀,其人喘,目如脱状,脉浮大者,越婢加半夏汤主之”。随用此方加桔梗、前胡,服一剂周身汗出热退,喘憋皆平。追询其机理奥秘,此患者

1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,北京市宣武区北线阁(100053)

2 北京京伦饭店医务室

收稿日期:2004-04-09;修回日期:2004-05-30

虽有寒包火,苔见腻黄不燥,喘憋,目如脱状,肺闭挟热饮所致,麻杏石甘汤无化热饮之能,而越婢加半夏(麻黄六两,石膏半斤,生姜三两,大枣 15 枚,甘草二两,半夏半斤),麻黄、石膏用量皆重,宣闭透邪、内清之力皆大,石膏与姜、夏同施,则清化热饮。并启迪云:“外寒内有寒饮,用小青龙汤则易知;外寒内有热饮,取用越婢加半夏则少闻。”故火郁发之,必须明兼夹之不同,选方用药有异,疗效可截然有别。

麻黄汤为治太阳伤寒表实证之方,“太阳病,头痛发热,身疼腰痛,骨节疼痛,恶风,无汗而喘者,麻黄汤主之”。寒邪郁于表,肺气失宣,根据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“其在皮者,汗而发之”,可杜绝郁而化热,麻黄汤证因无里热(寒未化热入里),若用石膏、黄芩则无的放矢,反有碍透邪,甚则冰伏其邪,雪上加霜。麻黄汤为辛温发汗之峻剂,为医者往往因其峻汗、禁忌条文又多而畏之不用。其方为太阳伤寒,“善治者,治其皮毛”,汗出而散的速效方,若既知麻、桂相伍发汗解表,温通透邪之力大增;又明桂枝、炙甘草同用辛甘化阳,有强心预防伤阳之用,再配伍杏仁既宣又降,以助发泄肺邪,邪祛而正安。更明辨证:非伤寒中风证,亦非风热表证,而为伤寒表实证,注意因人、因时等因素,就可大胆运用。麻黄汤,为寒束于表,火郁发之防患于未然之方,内热未起,汗出而散。中医后继者,若畏麻黄汤而不用,实不知良将之性能,亦未掌握辨证论治。

桂枝汤为治太阳中风表虚证的主方,“太阳病发热,汗出恶风,脉缓者”;“太阳中风,阳浮而阴弱,阳浮者,热自发,阴弱者,汗自出,啬啬恶寒,淅淅恶风,翕翕发热,鼻鸣干呕者,桂枝汤主之”。惟其发热,是以脉浮,惟其汗出,是以脉弱,缓而似弱,缓中寓弱。浮缓合言,是从两条相关条文,合成一个中风脉体,桂枝汤解肌发表,调和营卫,为中风的主方。然桂枝汤广泛用于伤寒太阳病,“太阳病,头痛,发热,恶风,桂枝汤主之”,太阳病下无中风字样,可见桂枝汤,原不仅单治中风,《伤寒论》桂枝汤主之、宜、可与条文甚多,善用者可以应用无穷,稍有增损,方制即变。即使为温病为中喝,既恶风又恶寒,温喝邪热未张,犹未脱风寒郁闭之貌,在这阶段仍有灵活运用桂枝汤之必要;风为阳邪,郁闭卫分,卫强营弱为其病机;温邪亦为阳,温邪袭卫分,易伤阴为其机要,二者有相类之处,若能知此理,则明·吴鞠通《温病条辨》首列桂枝汤,甚有道理。同时应明白桂枝汤主治卫强,即有邪实郁闭于表,郁闭于卫,因势利导解肌透邪而汗解,透邪汗解,即寓火郁发之。无汗不得服桂枝,此是专对麻黄汤而言,要知桂枝汤本为微汗之剂,必须得汗方解,故在服法中指出:“啜热稀粥一升

余,以助药力。温覆令一时许,遍身焮焮微似有汗者益佳”,“若不汗,更服依前法;又不汗,后服小促其间,……若不汗出,乃服至二、三剂”。

桂枝汤、麻黄汤,同属汗法,解表透邪,主治有别,必须辨证选用,《伤寒论》有云:“桂枝本为解肌,若其人脉浮紧,发热汗不出者,不可与之也。常须识此,勿令误也!”然太阳伤寒之中灵活运用桂枝汤的条文甚多,桂枝汤加减变化之妙用,在伤寒论中已达左右逢源之境界,柯琴阐明:“此方为仲景群方之冠,乃滋阴和阳,解肌发汗,调和营卫之第一方也,凡中风、伤寒、杂症,脉浮弱汗自出而表不解者,咸得而主之,其但见一二证即是,不必悉具矣。”

2 少阳病阳明病中寓火郁发之

《伤寒论》149 条:“伤寒五六日,呕而发热,柴胡证具,而以他药下之,柴胡证仍在者,复与柴胡汤,……必蒸蒸而振,却发热汗出而解”,从“汗出而解”,可领悟到小柴胡汤虽为和解剂,然亦寓有火郁发之而汗解之功。少阳病兼表,“伤寒六七日,发热,微恶寒,支节烦疼,微呕,心下支结,外证未去者,柴胡桂枝汤主之”,此方取桂枝之半,以解太阳未尽之邪;取柴胡之半,以解少阳之微结,因有桂枝透邪开郁,更可透解太阳少阳并病之发热,故少阳兼表,更宜透邪汗出而解,不可片面领悟少阳禁发汗之说。《伤寒论》太阳病主表,外邪侵袭郁闭于表,据邪之性质不同,轻重有异,表里兼挟有别,辨证选用汗法透邪诸方及表里双解诸剂,皆为火郁发之,或寓火郁发之。少阳病虽宜和解,且有汗出而解之说,若兼表者,则宜兼透邪汗解。尚有阳明表证,用栀子豉汤之说;白虎汤为辛凉重剂,辛有宣散之意,吴鞠通谓其达热出表,临床可加薄荷、芦根、竹叶或加金银花、连翘,蒲老云:“热病最怕表气郁闭”,故清中寓宣透,即开窗散热。开窗散热,亦火郁发之。蒲老曾创三鲜饮,在农村治温热病,壮热燥渴,其势甚急,方虽平淡,且就地取材,获效广易。方中芦根甘寒,能除热生津,取其轻清透达,使邪热出表;竹叶清香清透之品,以清上焦烦热;白茅根泻火利小便,为甘寒宣透轻清凉解之剂。

3 三阴病亦寓火郁发之

太阳病表未解,误下,清阳下陷,浊阴上逆之脾虚寒证:“太阳病,外证未除,而数下之,遂协热而利,利下不止,心下痞硬,表里不解者,桂枝人参汤主之”。此方为理中汤加桂枝,桂枝通经而解表,理中汤温中以转升降。此方亦可灵活用于太阴(脾虚寒)感风之证。

少阴感寒之证:“少阴病,始得之,反发热,脉沉者,麻黄细辛附子汤主之”,太少两感证运用此方,于温阳中促进解表郁,于解表中而不伤阳。

厥阴病，邪陷阳郁，阴阳上下并受其病，虚实寒热混淆不清：“伤寒六七日，大下后，寸脉沉而迟，手足厥逆，下部脉不至，咽喉不利，唾脓血，泄利不止者，为难治，麻黄升麻汤主之”，方中重用麻黄、升麻为君，目的在于发越郁阳，所以方后有“汗出愈”。邪陷厥阴，精血已伤，用当归、白芍、玉竹、天冬为臣，滋润养血益阴，滋肝体以助汗源，且防发越太过之弊；厥阴病三阴之尽，厥阴内寄相火，一阳欲升，此病多寒热胜复，故多寒热相杂，既佐少量黄芩、石膏、知母清肺胃之郁热，清肺火则肝木得荣，而助厥阴正气来复；又佐少量干姜、白术、茯苓、桂枝温中健脾，健中培土亦可荣木，亦可有益于正气的来复。而桂枝既助麻黄宣闭，与甘草同施则有护阳强心之用，方中寒温并用，相反而达相成，炙甘草又可调和诸药。药味虽多而杂，明此配伍之意，则杂而不乱。药多之中有奥理。

总之，伤寒三阴病，本虚标实者：太阴病兼风，有理中汤加桂枝；少阴感寒，有麻黄附子细辛汤；厥阴邪陷阳郁，有麻黄升麻汤。后二方用麻黄透邪宣闭相同，然少阴病用温补肾阳的附子固本，且防麻黄宣闭伤阳之变，佐以细辛既助附子温经，又佐麻黄解郁闭透沉寒；厥阴病则用养肝血滋水之品以资汗源，且防麻黄过汗阴竭之变；厥阴不但虚实相杂，而且寒热相混，故佐使药则寒温同调。三阴病兼外邪郁闭，皆宜分别扶正为主，兼透邪外出，即寓“火郁发之”，慎不可忽视。

4 温病、温疫中火郁发之的运用

金元四大家的刘河间善治热病，有“热病宗河间”之说，其名方防风通圣散既能清泄内火，又有麻黄、荆芥、防风、薄荷解表透邪，即寓“火郁发之”之意而表里双解，可达透邪清热之效；若为温疫，则宜选用杨栗山增损双解散（僵蚕、蝉蜕、姜黄、荆芥穗、防风、薄荷、黄连、黄芩、连翘、梔子、桔梗、生石膏、滑石、甘草、酒大黄、芒硝、当归、白芍），杨氏云：余加减数味，以治温疫，较原方尤觉大验。实为温疫表里双解、上下分消之剂；三黄石膏汤（黄连、黄芩、黄柏、生石膏、麻黄、梔子、豆豉、葱白），为陶华方，蒲老认为该方是重症肺炎救急之要方，方中以三黄清三焦之火盛，梔子导热下行，石膏倍用以清阳明之热，配合麻黄、葱、豉，法取乎青龙，开表闭而散热，即在解毒清火之中寓“火郁发之”之意。蒲老嘱在急救之中可合用升降散，以达表里上下分消毒火，促其转危为安。若为温疫，表里三焦大热，五心烦热，两目如火，可选用杨栗山的增损三黄石膏汤（石膏、知母、黄连、黄芩、黄柏、僵蚕、蝉蜕、薄荷、豆豉）。

《外感温热篇》云：“盖伤寒之邪留恋在表，然后化热入里，温邪则热变最速，未传心包，邪尚在肺，肺主

气，其合皮毛，故云在表，在表初用辛凉轻剂，挟风则加薄荷、牛蒡之属，挟湿加芦根、滑石之流，或透风于热外，或渗湿于热下，不与热相搏，势必孤矣。”叶天士指出温病在表，宜用辛凉透邪，挟风、挟湿有异，慎防两阳相劫、或浊邪害清。吴鞠通据叶氏经验，本治上焦如羽，非轻不举，整理出银翘散、桑菊饮、新加香薷饮、五加减正气散、三仁汤、桑杏汤等温病初起名方，皆有辛凉透邪，寓“火郁发之”。章虚谷在《温热经纬·叶香岩外感温热篇》按：“邪在卫分，汗之宜辛凉轻解，清气热不可寒滞，反使邪不外达而内闭，则病重矣。”更阐明温病邪在卫分，用药不可寒滞，而有碍宣透外达，警告可致病加重。

叶天士指出：“到气才可清气，苔白而不燥，或黄白相兼，或灰白不渴，慎不可乱投苦泄，其中有外邪未解”，“黄苔不甚厚而滑，热未伤津，犹可清热透表”。故对六淫之火，在清火、泻火正治法之中，尤宜注意宣发透达，必须掌握“火郁发之”，使伏火能从内外达，不致遏郁不解。

叶氏又指出：“入营犹可透热转气”，此本于《伤寒论》三阴病兼有外邪郁闭，宜扶正温补透邪；温病邪入营分，则宜扶正清补透邪，即滋阴清营之中，犹可宣透气分郁闭之邪热，故清营汤中乃用金银花、连翘轻清宣透之品，实辅以火郁发之，然邪在气分则易疏通；邪在血分恒多胶滞。

总之，内伤郁热，慎不可妄补，疏肝解郁，调气和血，宣通郁闭，升清降浊，有内伤杂病从肝治之说，实为提高有关内伤疗效之奥秘；外感热病，从伤寒到温病，以及温疫，掌握灵活运用火郁发之原则，实为辨证、立法、选方、用药的关键。掌握辨证论治精髓，必须明白此理，此为提外感热病疗效奥秘之一，可谓蒲老学术思想继承心得所得。

颈肩腰腿病中医药新疗法培训班招生

河北省巨鹿县中医风湿病专科研究所培训学校陶纪志老师积累了20余年治疗各种颈肩腰腿痛的诊断和治疗方法，应广大学员的要求，现继续面向国内外招生。传授内容有：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期发热，遇寒后疼痛加剧，得热痛减，形寒肢冷的中药疗法；颈椎骨质增生、腰椎骨质增生、骨性关节炎、产后风湿、骨坏死等疾病的处方药物疗法；现场配制讲解一种风湿病外用中药的方法；颈椎、腰椎、膝关节、股骨头坏死CT、X线片的诊断；传授腰椎间盘突出（正骨复位法）、肩周炎一针疗法、膝关节骨刺、背部三棱针疗法、网球肘皮内针刺疗法。

开班时间：常年招生，每月1日、15日准时开课，学期10天，开课前一天为报到日期，详细资料及入学通知汇10元索取。电话：(0319)4338888，地址：河北省巨鹿县中医风湿病专科研究所培训学校（朝阳路），联系人：李老師，邮编：255250